

南

河

志

南河志卷之三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朱國盛

郎中徐標續纂

章奏

人臣經國有謀必聞

聖主納言以廣忠益上下交而德業成惟章奏爲通之况河漕重寄凡荒度之訐謨踈鑿之遠畧上關

陵運下係民生咸以入告舊志所載無當于南河者刪之河

史所存有切于時宜者參入錄自先達迄于芻蕘凡若干
牘

脩河塘疏

河道侍郎王恕奏曰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
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兩水接濟湖身雖與
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
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浚深三尺
則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
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澁可挑浚去處尚有二百

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抗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浚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堤就将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于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淺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與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

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艖容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魯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三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

車脚價迥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造
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
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
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
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
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有打造
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
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
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

舊有碑石外約用碑石椿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嘗詢之于衆咸以謂若將此三處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防盜决疏

漕運都御史叢蘭奏曰照得淮安清河口直抵揚州儀兩壩運河延長四百餘里全賴高郵甯應二湖蓄積無源之水而淮安瓜儀設有閘壩揚州一帶設有涵洞以時蓄洩防禦淺澁衝决之患每年春初水涸正宜固蓄以通舟

楫不意往來馬快船隻到來不肯由壩車放輒便用強開
扉放出放入莫敢誰何及遇天時亢旱漕河水落鮮船糧
船起剥尚不能行而高郵寶應一帶臨河豪民乃敢盡惑
人衆赴官告要放水救田豈知寶應湖延長只有十七八
里高郵湖不過三十里湖底雖深湖面得濟漕河者止有
一尺之餘湖東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并各衛所屯種低田
環遶二三千以二三十里湖面尺餘之積而欲濟此數
千里魚雁之田能救不能救此不待言而後知也又豈知
此湖一放其涸可立而待除行管河郎中及該府州管河

官用工築塞將得水之家并盜決之人提問外但前項河道專為進貢鮮品及漕運而設如何可與江南湖塘積蓄水利特為灌溉民田者比柰何無知奸豪全不畏法而且興言怨謗再照涵洞閘座初意專為水大洩水而建乃今臨湖小民同管塘夫老凡遇水大時月封閉堅厚使水無所從洩水小時月却將涵洞偷開閘座從底竊放使水無所積蓄是皆不利於漕河先年管河官員有見于此曾將前項涵洞改建滾水壩數座水大從上漫流上仍加板三層以備旱乾公私之用衆皆稱便但不利于臨湖之

田富豪挑沮而遂止之今皆廢弛再照管河郎中及管閘
管泉主事專為河道而設徐沛管閘管洪既設有主事管
理而郎中應照舊在于揚州高郵兩處有事地方駐劄往
來巡視仍將儀真并揚州一帶涵洞查照先年改造滾水
壩事體將一帶脾洞俱各改建滾水壩務使河水與壩面
相平而下深及河底高下量留四尺有餘必須以河道淺
深為準庶便船行永無所阻且可以消奸豪觖望之心臣
等又伏覩大明會典內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
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

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就于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并不許違例開關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關惟進鮮船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逼勒擅開走洩水利及開關不依幫次爭關者聽關官將應問之人送管關及巡官處究問因而閣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律從重問罪干碍勢豪官員奏寃治其關內舡已過下關已閉積水已滿而關官夫牌故意不開勒要客船錢物者亦治罪欵此欵遵外爲緣日久人心廢弛合當申明前

例刊給紅牌于各關壩禁約往來船隻敢有故違及指稱
勢豪各頭夾帶民船過關者聽所在官司指實奏與世
豪盜決堤岸者俱照例寬問

浚河道疏

河道都御史李如圭奏曰黃河發源俱載史傳今不敢煩
贖始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
兩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
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行土少沙多無所拘
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

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
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
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况又接南北直
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于河者愈
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槩也今之論黃
河者惟言其彌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
以爲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
并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益
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于其地勢之下者而

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漭
踈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瀾
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
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
東并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
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
大小鉄扒鍬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
人夫撐駕舡隻用心扒浚堅硬去處則用鉄鍬俾泥沙隨
水而去河道為水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

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
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
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
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
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并扒浚河道務使淤塞
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淪沒之虞其舊黃河
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浚使不
致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
運道亦有益矣

勘漕河疏

兵部侍郎王以旂奏曰看得黃河之在運道論其衝決之害固不可有計其自然之利亦不可無查得漕河初開之日原不資于黃河後因屢被衝決曹單豐沛魚臺數十年間泛濫瀰漫勢莫能遏治水諸臣因其勢而曲為宣防故徐呂二洪以南亦賴濟運然魯橋以下諸閘及昭陽湖泊多被淤塞運道受害不可勝言今河漸南徙舊決各口若趙皮寨若孫家渡若銅瓦廂集若杜勝集若梁靖口俱已乾塞無水惟存野鷄岡孫繼口一處亦係舊渠道河支流

直出徐州小浮橋徑下徐呂二洪比之往年出自豐沛魚
臺等處絕不相同蓋與諸閘無干可免淤塞之患若令本
口多開一溝常借三分支流使之必歸渠內則二洪得以
通行無阻兼之上流既分大勢自殺鳳陽之水亦可減輕
也但黃河變遷不常勢難逆料既浚之後難保其不復淤
既塞之後難保其不復決所貴得人任職及時修築常于
本口水發之時多置混江龍鉄爬往來疏浚水涸之後查
其見役夫老徑行設法挑浚其餘一帶經流地方各設管
河官員查照前議日加疏浚則上流有所受而不拒下流

有所洩而無阻二洪亦常得接濟矣

開越河疏

工部郎中陳毓賢奏曰寶應泚光湖往來運糧等船入湖三十餘里湖堤舊基俱是土石築成僅高湖面不過三尺許堤西湖身勢高堤東田勢下惟賴一堤障水而已且西有天長六合泗州等處地勢高阜一遇雨積水發即時瀰漫加以黃河水漲又由淮口而橫奔數年水患不時衝決非惟運糧有妨而寶應鹽城興化通泰等州縣民田淪沒饑荒隨至此江北之第一患也如比照高郵湖先年刑部

侍郎白昂修築康濟河事例于湖堤迤東修築越河一道庶可免百年風波之患其次者自淮安而下寶應堤東有曰黃浦有曰卽兒溝曰劉家堡曰三里溝曰津湖高郵新河曰九里灣曰三淺曰四淺曰五淺界首俱各有溝可以通注于海各造中等平水閘一座大約用銀不過三千餘兩如糧運用水五尺則開限以六尺爲準水高則聽其自洩水平則聽其自止自洩自止隨長隨消雖有水滂補之有素減之有漸如堤下宋涇成子蛤拖新溝等河港行令人夫挑浚深濶使之流通達海夫然則受水有地不害乎

民田橫水有洩不決乎堤岸二者兼舉亦河防之常利也

保湖堤疏

漕運都御史周金奏曰夫徙薪者貴在于未燃遏流者莫要于蟻穴與其事至而無備孰若先事而預防况此堤南接衆湖東連大湖逼近黃淮二河水易泛濫兼以舊埂低薄椿石頽壞西風一起巨浪拍天酥蝕之土豈能抵此重勢及今不治則來歲運道重為可虞臣目擊前弊乃不敢自逸節次撐駕小船躬往比處再加相度驗得淮入閘口東至城下折而南向與裏河衆流相敵倉卒洩瀉不前未

免合勢衝決臣屢謀諸士庶皆曰必須查照先年原築丈
尺及蓄洩事宜置閘疏導分洩下流更須堅築堤岬務期
高厚一則可以預防衝頽除淮安逸南黃浦迤北河堤五
十餘里事在緊急先行督令該府趁時就便取土培築及
府城西門外烏沙河一帶至方家等閘地方見今淤淺會
行各該管理河道衙門先行挑浚其實應高郵南北沿湖
處所一應置閘培築加堤浚導等項情節合用錢糧人夫
不贖事干重大未敢擅便謹逐一議擬開呈上塵

睿覽

憂河患疏

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奏曰淮邳淤塞比前尤甚則協心
共濟當此豈容緩圖所有急應挑浚修築事宜合行申飭
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自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河上下
一帶令南河郎中王楣及淮安府縣各官邳河上下一帶
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州各官督率夫役分任責成且
留方信壩決口未塞以洩積滯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浚至

仁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仍開通濟閘由外口起
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筭視其用力多寡緩急即
為挑浚如河淤近已衝開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
及將寶應湖口并方信仁義二壩決壞堤岸趁時修築一
面移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勤宣臣隣
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淮邳淤塞便湏從此路星夜馳
還會同侍郎趙孔昭督該河道即中主事及各地方兵備
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浚者挑浚應修築者
修築定在河水未合之前挑浚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北

來進鮮艷隻俱得通行完報庶于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

復諸閘疏

兵部侍郎萬恭奏曰臣惟善治者宜求其法於不匱謀國者當通其變于未窮比年黃河橫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蓬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烏不講蓋淮南之運道盡壞矣 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智窮于閘道力竭于黃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寶諸湖以達于瓜儀遠覽遐思可爲流涕夫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

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堤也
以故 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于長堤之間又爲之令
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
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勤則湖逾深而堤厚意至
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卽堙一閘歲月既久
諸閘盡堙而長堤爲堦障矣畏浚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
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實爲孟城矣循此安
窮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議諸閘欲密欲狹欲
平水密則水疏亡脹閘之患狹則勢緩亡衝擊之虞平水

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即涸耶閘底截住亡啟閉之勞高
寶興化諸州縣亡潰堤昏墊之苦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
瑄浚至天妃祠東其口央而注于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
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黃河水漲逆注入天妃口而清
江浦多淤第制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
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以接淮河其說曰接清流
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
西擁淮流數十里併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

今淮黃會于新開河口是三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
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浚水過隨合而又使運
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于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
今年黃淮交會太淺運艘阻梗臣預開天妃月河以待一
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遂盡矣
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蓋今旱運之期黃水正落由清
江浦放天妃閘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浚漕船魚貫
直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開天妃閘謝絕黃水彼河維
善淤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又放天妃閘

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勿用可也坐省年年淮黃交會挑浚之憂是補陳瑄之所未備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由黃河入開河為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平行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斯萬世之利也唯茶黃交會之間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祖宗時建有境山閘今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中幾丈餘棄不復用臣於茶城為之西堤束水急衝而茶城不淺茶城

之上焉之四活閘束水急衝而黃家閘不淺然非久計也
臣是以有復境山閘之議境山閘上距黃家閘二十里下
接茶城十里而基故在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為之工
費可省七分之五夫此閘成則既可以留黃家閘外二十
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而又挾二十里
之水勢衝十里之挾流蔑不勝矣何徒苦丁夫之挑浚運
船之盤剝為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三也

建辰閘疏

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曰瓜洲鎮當江淮運糧咽喉節該
先任漕運都御史鄭曉及科道等官張懌等建議將原有
土壩改閘工部題奉

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御史萬恭會臣酌議應于本鎮
花園港建閘二座分定附近通州泰州如臯泰興四州縣
掌印官管造仍候部議轉行估計合用錢糧先支河道銀
兩候扣下江南總過壩腳米折銀補還緣由已經會題
外但查建閘節年議論雖多竟未估計興舉恐復因循時
月耽誤該臣督行管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督同杭州府

押運判官孫娘揚州府同知任賢親詣踏勘自花園港從
江口勘至鎮西月河口止計長六里六分路道環
運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勢間有高低應建四閘會
于本港時家洲月河口建為頭閘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千
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分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浚至九家
碾為二閘又于詹家橋為三閘每閘該銀二千二百四十
一兩三錢二分阮家莊為四閘該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
一錢四分共銀九千二百一十四兩九錢二分開港三十
六畝七釐五毫每夫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二千九百二

十兩四錢四分各開起蓋官廳置辦車盤器具共銀八百四十六兩七錢五分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其各閘幫堤滂淺栽樹等項所費不多俟建閘工完另議等因到臣看得前項閘工既該道府各官估計明白相應及時建造况近來糧運限以十二月完兌即正月前來重船可抵瓜洲所據興工勢不可緩然雖分定四州縣管理必須責委專官督工監造庶于新運有裨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行臣會同河道都御史將揚州淮安二府

庫貯河工銀內借支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
督同管河郎中兵備等官將前閘座責成各州縣分管速
行採石鳩工刻期建造及查得鎮江府同知于時保杭州
府通判孫煥皆才猷老練任事實心相應專委會同駐劄
揚州府同知陳可大監督工程務在十二月以裏告完不
致有誤新運事完通將實用過錢糧數目造冊 奏繳其
四閘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即以本鎮原有閘壩官二員條
記一顆司吏一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年糧
運到日查照儀真事體開閘放行過盡封閉將鑰匙封送

漕司收貯每閘止留夫五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車
放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放閉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
川由壩挑盤不許由閘出入該鎮閘壩事務責成駐劄同
知提調

兵部侍郎萬恭奏曰瓜洲烏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
漕儲二百萬石咸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凡江北之空船
南兌必掣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
靠損之虞盤剝有脚價之費停泊江濱有風濤之患船隻
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屢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與花

園港猪市等處建閘慎嚴啟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滸委
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壅斷之徒欲牟大利
每假走洩水利為辭查得儀真亦近大江國初亦設土
壩後因車盤不便弘治年間改建閘座迄今上江漕運便
不可言且高竇諸湖之水歲以瀰漫決堤為患未聞以走
洩涸竭為患也况國家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擇
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今閘成之後漕舟通利若履平地
一便盡免車盤船魚靠損二便隨到隨過風波無虞三便
閘座既通高竇諸湖水有疏洩不致敗堤四便閘道通行

高船雲集市廛交易水陸畢至五便夫愚民不可慮始
國計亟宜遠圖苟有利于漕儲少不利于百姓即所謂多利
而害少者尚爲之也而况官民俱便俱有利而無害者乎
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容臣等破拘攣之見建久大之策委
官作速估計期于必成合用工費聽臣于河道銀內查發
應用行令附近通州泰州如臯泰興四州縣每一州一縣
共建一座止用官員前來董理並不令其派出錢糧用過
河道銀兩就于下江總二百萬石漕糧內所省車壩脚米

折銀逐年扣還則官不費而功成民不勞而事集開壩並
用江湖聯屬咽喉通利血脉貫串為 國家生靈計無便
於此

兩河經畧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遵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求利事據管理河道工部
郎中余毅中等管河兵備叅政龔大器等蒙臣劄付看得
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堤四溢運道
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浚海為上

策則誠然矣茅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闌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鉅深濶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然河又非人力可以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

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
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堤為事亦無日不以
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
而不能久堤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比
潰為無堤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堤弗固
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為下策豈得為通論
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于下流復或
岐而分之其趨于雲梯關至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
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

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浚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堤于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堤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壅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

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
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浚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
謂固堤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浚海矣猶慮伏秋水發
暴漲傷堤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
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
于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堤無虞矣至若齊應石
堤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浚皆今
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
曹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海口

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堤太行遙堤及徐邳一帶縷堤酌量幫築挑清南堤併接淮安新城長堤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堤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併將應做工程列款呈詳到臣據此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得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

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
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
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
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
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
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
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
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
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潤

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
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
迤南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
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解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
漕五日發箒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
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既
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鱉而當事者
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歎亟拯淮
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

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起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清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湏置之勿浚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

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
楊昏墊之苦可免至于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浚東關等淺
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
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
兩岸遺堤或葺舊工或勦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
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
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
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浚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
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浚何從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

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淤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堤故欲與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歆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歆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潁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

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
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
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士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
郊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
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
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
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
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
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

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
遂淤崔鎮一決而龍清以下遂溢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
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
議前來臣等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
本具陳外謹題請

旨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

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堤款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款遠遠則有

容而水不能溢累年寧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
非制矣且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
監前弊允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
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堤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遙
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堤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
築月隄仍與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
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
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
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

道不必再議綏隄徒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堤除掃灣卑薄量行加幫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堤相應再行幫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堤悉固全河可恃矣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啟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

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柰何法久漸弛五壩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啟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啟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啟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

壞良規

一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闊二三里

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作一渠與後浚草灣徒費錢糧無濟

于事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傳當依擬都准行着
他們悉心着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
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拏問衆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
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
糧部裡會戶部上緊議來

查議通濟閘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目激時事敷陳愚悃以裨治安事據
管理閘座工部主事黃曰謹等勘得通濟閘建立甘羅城

堅實之地兩崖頗高棹挽甚便水勢北趨河流平緩運艘
往來頗稱利便所據開壩不必改移宜從舊貫等因據此
該職等親詣前項地方督率多官覆加查勘謹按舟從今
通濟開出口者以此口專向淮河獨受清水惟伏秋大漲
黃流未免倒灌故於入伏之時開外捲築輒壩無非爲避
黃計也至九月水落仍復開壩由壩蓋自九月以後至五
月以前通濟之水有清無濁三壩遞相啟閉其法甚便故
先年改天妃壩而為通濟壩以天妃壩當黃而通濟壩近
清也見今糧運通行水皆清平如舊旋啟旋閉頗為不難

况昔黃流只有一道今分流草灣一百五十餘丈已減全
河大半若欲改閘而南必從淮城以下出口張口受黃日
有沙壅是平江伯達閘以避濁今返背清而就濁矣全河
大勢已奔草灣而清浦西橋一帶漸淤復從淤處建閘是
又舍通而就塞矣且板閘鈔關與船廠倉庾戶工各部三
分司皆在清江沿河地方以便督造抽分二百餘年於茲
矣今若改閘而南則清江板閘一帶必至乾斷三分司與
諸閘廠俱當改建焉費不貲三閘延袤六十餘里人烟輳
集仰商賈挑盤之利者萬有餘家若閘改而南必奪生理

移署遷民事在得已况糧艘經由清浦如履盤盂之內甚
為平穩遽從淮南出口是舍清夷之渠而多受黃河六十
餘里揅挽之苦仍恐運軍亦難之耳再詢淮中士夫皆稱
淮城風水前有清淮後有黃河環流迴抱有如襟帶乃絕
紳生靈之血脉也今從淮南建閘將使淮地中斷而自絕
其襟帶矣談者多稱不利難以拂衆強圖及勘通濟閘迤
南一帶別無可通舟楫之所職等反覆思維誠不如仍舊
為便呈乞本院定議題請等因又據清江管閘分司呈
稱蒙臣憲牌仰司即查通濟閘入春以來有無黃流內入

波濤湍激是否不能閉閘迴瀾各閘啟放之後因何不行
下板備將致害緣由從實呈報依蒙查得清口乃糧運咽
喉所係自有通濟等閘啟閉以來順時節宣河無漲溢成
效如覩去冬遵守新立傳籌規矩啟一閉二通行無失入
春黃水未發糧運出口絡繹無停三閘俱開晝夜催債時
難暫閉外水雖入悉皆清流平緩若糧船出盡即遵前法
啟閉况今清江外隄修築完固附隄淤土一望數十餘丈
決無他患緣由各呈報到今據前因該臣查得 國初墮
習元人故事以海爲運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初濬清江

浦一帶以通淮黃兩河始以河爲運矣然清浦原無來流全借河流內灌方可浮舟而黃流甚濁恐至淤墊故復設天妃等五閘遞互啟閉以便節宣時將入伏閘外卽築輓壩一應船隻俱於五壩車盤良法美意二百餘年利賴之矣後因天妃閘全納濁流故復改於三里溝尋復改於甘羅城卽今之通濟閘是也此處爲南河口乃淮水獨經之地離黃向淮用清避濁漕渠無淤墊之患舟航有利涉之休人甚便之惟於五六月間黃水盛發不免逆上與淮並入而時將入伏築壩斷流九月開壩則黃水業已退矣今

給事中徐常吉題 請移閘稍南通漕別所極為訐謨長慮如果徙避有地真為萬世之利但細查淮郡之外別無支流可引欲通漕舟不得不資兩河欲資兩河必難免其內灌然分流不及十分之一而滔滔北去由安東入海者固如故也若移閘愈南則納濁愈甚司道諸臣所云背清就濁舍通就塞而運艘多涉險阻六十餘里皆所不免矣至如改建衙門遷移廠閘費雖不貲無足論也臣又查得初春水落正當平緩之時止因運艘晝夜放行諸閘不以下板傳者遂謂不能啟閉今運艘如期出口各閘啟閉如

故委與該司查勘相同臣不敢蔽伏望

勅下該部覆加勘議務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為河漕永賴之計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查復舊規疏

臣潘季馴謹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臣等謬膺

簡畀肩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任使茲幸

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工駸駸然有涓埃之驗矣
但於淮安一帶開河終有未安者臣等初至地方目擊淮
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運渠高墊舟行地面昔日河
岸今為漕底而開水湍激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
挽過閘者臣竊恠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
黃水入閘且任其常流並無啟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
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堙塞隨浚隨淤
不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開
復通濟閘以引范家湖清流且請修舉陳瑄故事嚴其

啟閉隨該工部覆奉

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閘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但沙淤可免而湍溜如舊牽挽不易而啟閉甚艱且聞淮河暴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也隨行據司道等官郎中張譽等博訪志傳查得永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艘始得直達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沉沙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遊互啟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屬之分司法至

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於啟閉又於新莊閘外暫築
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間
壩禁廢弛河渠淤塞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
曾題奉

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浸
失前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最易沙
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古人之制嚴啟閉於春冬之
時築外壩於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田廬
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維請復舊規為便及查每

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貢已盡其餘船隻皆可盤壩並無妨礙即如鎮江京口閘遇冬築塞入春方啓其例固可援也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於六月初旬一遇運艘并鮮貢馬船過盡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舊開壩用閘庶於國計民生兩利之矣再照人情易玩法禁易弛勢豪人員任情自恣者難保不無地方當事之臣稍稍阿徇輒至濫觴懇望

皇上特降

嚴旨容臣等刻石金書垂示各閭之上庶幾人心有常目之
警而良法無久弊之患夫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
前事又該總督漕運右侍郎江一麟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等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渠高墊且開水湍急故閉甚難查得平江伯陳瑄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啟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啟閉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其法至善議要修復舊規并請特降

嚴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一節為照黃淮二河之入淮郡也由先臣平江伯陳瑄疏浚清江浦始也而其立法則甚密矣慮黃淮灌入泥沙易淤而建閘以閉

啟閉又慮水發湍急難于啟閉而築壩以遏水衝自是渾流不入閘河不壅大為運道之利後來閘壩廢弛淮安一帶河渠始日就墊塞費區畫矣况水發常在六月此時糧運及鮮貢船隻俱已過盡築壩似無妨礙雖官民船隻盤剝未便終不得因此而廢河漕大計也且築壩止是水發時候自六月至九月初旬不過三月餘即去壩用閘如常不便於民船者無幾時而便於漕渠者則甚大所據都御史潘季馴等具題前來似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郎江一

麟即查先年閘壩舊規酌修復凡清江福興新莊等閘俱要以時放閉不得開放無度以致泥沙灌入有礙運道每歲至六月初旬運艘馬船過盡伏水將發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復用閘放閉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 奏者徑自叅 奏毋得阿徇假借庶人心知警法不廢格而河渠有賴矣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

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干礙職官參奏
處治

申明鮮貢船隻疏

臣潘季馴謹題爲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准南京兵部咨稱案照先准臣等
咨已經備行南京內守備廳速查今運鮮貢等差總計
幾起已撥裝載五月以前過淮出口者幾起未撥差限
逆約在蔡壩之後發行者幾起一面移文本部差撥
通濟關外停泊以待各差抵閘盤船前進

隨准該廳回稱冰鮮鱒魚例在五月初旬採完楊梅例在小暑之後採取俱各在京裝船先用底蓋鹽冰打築結實然後起運前進冰鮮船隻勢不可盤煩為議處到部合咨河道漕運衙門酌量前差尚在五月之內伏秋未至水勢未發姑待二起鮮船出口方行築壩如壩不容緩前項冰鮮作何計處使不誤事希由咨報等因到臣案照萬曆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本部覆議每歲至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即于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

壩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關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奏者徑自奏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題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初號三箇月發落干礙職官奏處治欽此備咨臣等通行欽遵間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日即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誠恐鮮貢船隻所至後期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滑撫臣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向因外河伏水帶入泥

淤漕渠應照先臣陳瑄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

嚴旨通令遵守今該監既謂水鮮鱗魚在五月初旬楊梅在小暑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以前二項鮮船俱可趕到若至入伏之日各船愆期不至勢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至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但恐各監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便推諉臣等不無掣肘况所進水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即使車盤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盤剝亦無妨碍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

勅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冰鮮船隻較常催儻早
發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礙築壩萬一愆期即從天
妃壩平盤或預撥馬船停泊外河船剝著為定例庶臨期
不致妨阻而漕渠永無沙淤矣謹題請

旨

河工告成疏畧

臣潘季馴為恭報兩河工程仰慰

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初六日奉河漕衙門劄付俱為奉

頭旨議治兩河經略以圖永利事行職等將派定工程刻期
興舉職等遵依督率委府州縣等官親詣工所照式率作
總計築過土堤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石堤三千三百
七十四丈塞過大小決口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
四座新舊閘三座減水閘四座涵洞二座車壩三座築過
攔河順水等壩十道濬過運河淤淺一萬一千五百六十
三丈開過河渠二道栽過堤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
各堤高卑酌量補葺者恐煩瑣聽候勘官至日另冊開送
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而地方為壑蓋由黃

河惟恃縷堤而縷堤逼近河濱東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故有諸決以致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清且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遙堤相望河流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堤不支而溢至遙堤勢力寬緩必復歸漕而減水四壩復以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堤故在遙堤之內運渠可無

淺阻遙堤之外民田可免滄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
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堤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
即止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
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不特堤內之地可耕而堰
外湖坡漸成赤地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
不至漲滿且寶應石堤新砌堅緻故雖霖潦浹旬隄俱如
故黃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堤環抱
淮城並無嚙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
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効

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
同為迺河以入于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借水
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
為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
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深水由地中
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此蓋

聖心獨斷廟筭堅持是以職等得胼胝向使少為異議所搖
則此時不知更作何狀矣臣等受事之初有謂當開支河
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夫棄故道則必欲

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開濬海口於理為順臣等親詣踏看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東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

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䟽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遥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開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䟽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

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開壩嚴啟，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竒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倖成功，臣等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謹

題請

旨

高堰請勘疏

總河侍郎潘公季馴 題稱於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
奉

欽依行臣等遵奉題

准事理採石甃砌高家堰臣即分行各司道查照興舉南河
分司郎中張譽見在下椿甃砌間忽聞泗州鄉官原任湖
廣叅議常三省者特具一揭危詞悍語不可殫述而中間
最所聳動人者云

祖陵松柏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讀之不勝駭汗先該
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譽頴州道副使唐景觀

祖陵勸議初乘坐船一入陵東沙湖口則淺涸難進復舁
小舟約行六七里登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里
許至 廷墀恭謁訖當同各官并奉祀朱宗唐周圍閱視
得山基高埠松栢茂鬱湖水僅及岡脚堤根俱露乾地當
詢朱宗唐淮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本官回稱至下馬橋
邊 墀水係是驟雨宣洩不及隨據各司道議得為今之
計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濶便洩雨水前歲所築東南隅
石堤較之內地反卑無甚關係但已成之業亦宜修葺隨
將應修堤閘及泗州護堤工程咨覆工部訖及又查得

陵東嘉靖二十一年所築堤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築石
堤圯裂甚多內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委管堤工員後侵
扣錢糧所致復行該道嚴查何官管理應參應究另行呈
奪未報據其淹枯洗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豈皆無目
者耶然臣終不自安也又于十月二十二日臣復往泗州
督同該州知州秘自謙盱眙縣知縣詹朝等躬閱

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溢光景頓殊松栢鬱然籠雲蔽
日即地濱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而暨外護沙高阜如
故臣殊怪士人口吻豈宜如此誑誕回至該州再詢知州

秘自謙彼云士夫何常親到 凌上閱視止據小人相構
之語遂形紙筆耳竊照臣與前任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
至之時稱淮水為害之大高堰當復之由者不知其幾千
萬人而形之撫按之奏牘臺省之條陳者又不知其幾千
萬言也然臣亦不敢輕率舉事到任之後親詣泗州會集
生員里老人等備詢泗州水患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
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泗州水患為甚也清口塞于高堰
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清口塞也臣應
之曰是誠然矣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羈其後故清

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遂斷然請于

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既成即聞泗水消落臣未之信也尋于五月二十二日接到該州鄉宦御史趙卿遺臣與江一麟書云大工底績數十年沮洳之鄉一旦膏壤諸名公必潰之後倏爾告成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古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更何狀哉又遺各寮屬書曰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綠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

以桑梓鞠為巨浸 陵寢亦有小妨十餘年來當事者徒
為長嘆茲幸神謨妙算脩爾成功然今論功者止云兩府
貧民得免魚鱉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滄沒之虞而已而
不知淮黃合流為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如堰功不成則淮奔而南矣即此
言之其功在 朝廷豈特咽喉之樞腹心之病云乎哉至
于吾民之沃壤極目歡聲盈耳又有不能盡述者而臣猶
未之信也九月十八日又擬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揭稱本
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

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城淮河瀾漲漫衍令人感焉今也皆為平陸元藝無復津涘但佈種者即嘉禾穰穰而泗州四外俱成乾灘淮田中去堤岸十餘丈黃童白叟共曰十數年來未見不意今日復睹平地而職亦待罪地方既已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次誠未睹有光景如今日也至于避水子遺棄田里廬舍携父母妻子遠去望故土而泫然者數稔矣今皆即舊基積土為壁鋪蘆為屋子婦歡呼雞犬聚埭職一經行咸入照覽有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泗士居

民各亦互相駭愕自遜見識不到夫以土之士民世世其中歲歲其患又皆縉紳名流而所識見僅如此則治河者可膚淺道哉臣睹此揭方快然自以為得矣夫據二臣書揭則高堰未築之前與既築之後光景頓異了然在目矣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胼手胝足者逾年方成此工今陛下且俯納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為億萬年無疆之計三省等遠欲毀之忍乎哉今歲之水委果異常往歲止發一次今則再發往歲以數尺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初旬暴漲六月俱消七月中旬暴漲九月俱

消即三省揭中亦謂目今淮流少減遂謂

祖陵無恙誠然矣然既稱少減則消而復漲漲而復消乃水性必然之理即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為然也即山陝河南皆然不獨徐邳為然也有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常之水三省等能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蘓浙逼近滄海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聞承天顯陵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辯瀆即以揭中最舛之語為

皇上陳之案查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裳請于

祖陵東西南三面皆築土堤以障泛濫該都御史劉天和接管勘得

祖陵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真無虞其南面山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淮河自西而來去

祖陵一十三里但遇夏秋淮水泛濫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滄及岡足及下馬橋邊今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陵地共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泗州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

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外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圍磚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于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忽驚懼云又查得盱眙縣石刻載邑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連雨六月水浸泗城官民咸避盱眙山泗州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廬舍大驚駭按宋淳祐咸淳元大德及我朝洪武乙丑永樂己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後人云各志石種種在也漢唐無考矣我朝正統以後無論矣即志刻所載自宋之淳祐至

我朝正統泗州每為水困而揭云萬曆以前堰未築則鮮膏果何說也考之郡志高堰為漢陳登所築而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無高堰萬曆元年報然如其無也則隆慶四年以前高堰未決淮揚何以無水慮乎整外護沙原非人為自開闢以來有之者即志刻所載歷朝大水較之今歲不啻三倍護沙固無恙也乃今遂沈蕩乎高堰居淮水之東中間尚隔阜陵泥墩諸湖泄水北出清口則直而順出高堰則逆而難揭云高堰指攔直受使淮流至此紆回曲折而不得直下是未

知高堰安頓何處可論水乎又云萬曆以前河淮于清口
會合通流入海惟自高堰一築之後淮益弱河益強蕩激
泥沙日累月積此又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分而弱
反謂之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反謂之弱何其舛乎先
任漕撫衙門時因清口沙塞製混江龍以滾刷之畢竟無
效臣與江一總率同司道府州縣官二十餘員親往清口
閱視僅存一線人皆褰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次
年二月高堰築而清口始闢今反言之舛甚矣三省又云
淮人以此堰為便特田土耳孰愈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

淮揚之民流離轉徙阡于死亡者不知其數無論以淮水東注黃浦八淺高竇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阻梗運道三省輦獨不聞乎况雲梯關外海口甚濶全賴淮黃二河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塞則下壅上潰黃河必決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轍也三省輦未之知乎臣前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語臣者臣應之曰清口既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今乃消落歸漕若是也語者詞少澁然臣循不自信隨率南河郎中張譽淮安府同知莊桐清河縣知縣袁世南駕扁

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滙為巨浸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淮水方有歸束以四丈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輦欲加疏浚不知從何措手試即令彼為之當自見也又云二者以撤高堰為要此時清口水僅一二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壘易也此又講張甚矣夫清口深愈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迥異目昭彰誰能掩乎蓋不言

祖陵之傷無以動人不言清口之塞難以毀堰而不自知其
大非士人舉動矣臣諱思之三省革寧無人心者何其變
亂黑白至此哉且其揭不行于高堰初議之時而行于高
堰又成之後不行于淮水暴漲之日而行于淮水消落之
餘何哉蓋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自河南南至辰儀勢必假
道清浦運河而各閘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權人甚苦之
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為利甚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
宗沐千萬曆元年築堰斷流而泗人危言四起卑薄不加
遂致中圯侍郎吳桂芳亦知高堰當築幾欲興工有泗州

棍徒揚明恕者造為飛語多方煽惑因循墮誤臣初至之時亦常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請于高堰迤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比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決旬不雨仍為陸地此天然減水堤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益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知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非特淮揚被害而清口亦將復淤俱不可也任之而已泗人無路中阻向抱悒悒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

智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

祖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為億萬年無
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芳語云鳳泗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與趙卿前書所云淮黃合流為

祖陵一大合襟誠知言也今若與高堰寺處從中劈畫一路
分之使抱身之水反跳而去萬一有誤誰執其咎夫三省
輦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 陵寢為言至若分淮黃之
流以壞

祖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悍然不顧以全淮之力出清口則
以為塞中分淮水之力則清口又以為通公平私平誠不
知其何心也臣又念之當兩河泛溢之時民生昏墊國
計梗阻則人以朝廷不遣大臣愛惜財費而哓哓矣今
朝廷遣大臣矣不惜財費矣一歲之間兩河順執往來利
涉矣而泗人又欲毀成業而興新工忘大體而行私臆地
方之私臆無窮而朝廷之財力有限臣不知其所終也
此議不息則大業猶存必須速勘明白方可杜絕後患而
見奉明旨採石甃砌清言四起人心惶惑何以成功誠

不可不速為之計也况臣管窺之見固止于此犬馬之力亦盡于此而寧敢遂謂其必無遺策乎今臣奉 旨離任正地方人情得以揔發之時勘議諸臣得以虛心之日伏望 勅下該部轉行尚書凌雲翼毋拘成議毋靳成功可改圖者即為改圖可增損者則為增損荒度諏諮務求全美此固 國家之幸地方之幸而使臣他日無遺議焉亦臣之大幸也如三省等之言必不可行亦望特降 明諭著為令甲使他日懷私好事之徒不得妄生厲階以亂國是則公論早定而事體畫一矣再照人情不免顧忌讒

口尤多推委臣若仍糜廩祿則他日勘議者稍拂三省等
意不曰雲翼同官相護必曰屬寮畏臣徇臣而不敢持公
議矣伏望將臣放歸田里使凌雲翼等得以虛心勘議如
臣之所行者是而三省輩所言者非即欲用臣未晚也臣
一日不去人言一日未息懇乞

陛下憐而允之奉

聖旨高堰築後河道安流績效已著豈可因一二無稽之言
又行勘議着遵前旨上緊修築以終前功常三省倡言阻
壞成議姑革去原職為民其餘且不查究以後再有這等

的拏來重慶工部知道

寶應越河疏

漕撫都御史王廷瞻 題為恭報開濬寶應越河興工日期事案照先准工部咨為重臣鉅工相須有成杼陳末議仰禱

國計民生事該吏科給事中陳大科題前事又為開越河避湖險以利

國計民生事該前總督漕撫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按御史馬允登巡鹽御史蔡時昇各會題要將寶應湖石隄之東

開桃越河以避湖險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十五萬兩等因
該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漕撫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御史
督率司道等官將前應開越河應築隄壩悉照原估深濶
丈尺并應建閘座趁時興舉分地責成務期二隄堅固湖
患永消定限本年九月內興工萬曆十四年五月內告完
其合用錢糧本部查照戶部議動銀數行南京戶部動支
庫銀十萬兩兩淮巡鹽御史動支積餘銀十萬兩二項共
銀二十萬兩解發淮安府收貯聽候先行支用其後不敷

另行酌議題 請工完將做過工程用過人夫錢糧造冊
奏繳管工官員分別動情覈實題請比照高堰大工事例從
優陞賞其久任漕臣以便責成科臣指陳深為有見仍乞
皇上勅下吏部如其所奏責成在事諸臣必候隄工告成之
日方許陞遷庶規畫不悞目前一勞可期求逸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開濬越河等項事宜依擬着漕運衙門督率所屬
用心經理務垂永利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時臣方抵任受
事之始即仰遵

明旨一面移文南京戶部及行兩淮運司支取前項銀兩一

面督行各該司道分投委官募夫辦料採石燒磚定限九
月以裏興工去後又該臣勘得寶應新開越河初勘已備
無容復議但工大費鉅比之尋常脩築不同必須致詳於
前可免貽艱於後俾工有實效財不虛糜方為停妥隨經
牌行司道各將分管工程逐一再加會勘分析詳報續據
南河郎中許應達中河郎中陳瑛漕儲叅政馮敏功海防
兵備叅政舒大猷徐州兵備副使莫與齊各會呈督同委
官淮安府同知公一揚宋大儒鳳陽府同知許應地廬州
府同知查志文揚州府通判李廷楚兩淮運司判官秦懋

德親詣工所覆加查勘除先經議妥外其實應土地廟迤南原有八潭中間大小深淺不等今勘惟六淺潭秤鈎灣二處水勢深濶相應包石其餘六潭俱係小潭水亦平淺與各潭對過處所只用椿笆攔築隄根不必槩用石砌及查寶應湖石堤上年嘗大舉脩理採辦石塊原有餘剩遺存舊隄上下計有四千六百二十餘丈俱可湊用等因備將分析緣由呈報到臣該臣看得各潭原估俱用石砌蓋以用防越河一時水勢衝決而為預備之計但湖隄原有石包大潭又用石砌隄防已密而越河一線之水勢窄流

平風浪難作擬用橋板幫築之工可保無虞其前脩隄遺存石塊當此越河興工之際公家復有採辦之難相應就便取用亦可省一分之費臣又查得越河大工原分為五每司道各管一工無非專致責成之意但司道係是總管必須長駐工所調度稽查使官夫不至怠惰錢糧支發以時方克有濟若分為五工臣慮各司道尚有本等職務兩相牽制顧照不周宜將五工併為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第一工分屬南河郎中許應達海防兵備叅政舒大猷同管第二工分屬中河郎中陳瑛徐州兵備副使莫

與齊同管第三工分屬漕儲叅政馮敏功潁州兵備道同
管今新任副使賈如式尚未到任而漕儲道將有催運之
行此工臨時不免乏人臣查理刑主事羅用敬駐劄頗近
無妨兼攝庶各司道彼此來得以更番料理而職業工
程兩不妨誤臣覆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允登蔡時
鼎議照前項越河工程既經司道會勘會同臣等瞻復審
酌無異相應及時開濬已於九月二十一日親率各官祭
告興工外臣惟竇應湖險阻為

國計生民之患久矣是工肇舉之日無問遠邇莫不歡忭鼓

舞以頌我

皇上拯拯之仁即在工大小官員亦皆踴躍趨事靡有後先
觀此人心競勸而大工可尅期告成矣除將各管工文職
官員已經遵照原題開咨吏部停止陞遷俟工完另叙外
緣係恭報開濬寶應越河興工日期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查得前項工程於萬曆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興工于十
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告完該漕撫部院王廷瞻具

題該工部尚書楊兆于本年六月內覆奉

聖旨是河名與做弘濟又七月初七日本部院將在事大小

臣工叙錄具題奉

聖旨遠河工叙薦的須查實在效勞官員分別陞賞毋得濫及諸司各有專職以後凡工完

奏捷等項再不必叙及輔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工部尚書楊兆叙錄各功題奉

聖旨寶應越河工完各官效有勤勞王廷瞻陞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舊督撫仍賞銀三十兩紵絲四表裏許應遠先與正四品服俸差滿之日於京堂內推補陳瑛已陞了還加俸一級羅用敬莫與齊俱陞一級舒大猷

陞一級照舊致仕馮敏功准贈太僕寺卿張允濟陞服俸
一級還與傅來鵬蔡國炳各賞銀十五兩公一揚等九員
各陞俸一級賞銀十兩黃策等八員各賞銀八兩其餘分
委佐貳等官着漕運衙門分別給賞該部仍各與紀錄已
陞王府官的不准調湯世隆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楊兆
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遴李世達傅希摯何起鳴各
二十兩二表裏王友賢曹同亨各十五兩一表裏王教民
馬允登李棟蔡時昂各銀十兩該司郎中五兩欽此欽遵
該工部移咨總漕部院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辯開周家橋疏

管理南河工部黃 為事關專職見聞頗真直陳宣洩泗
水保全運道緣由乞

聖明裁定以垂萬年永利事去秋見邸報見原任漕撫都御
史周 一本為州治積水靈濟益甚等事又巡按御史高
一本為前事夫泗州乃

祖宗根本重地積水經年民居墊溺將令

祖陵有沮洳之患則宣洩之方誠宜亟講而不容頃刻緩者

但泗水固當宣洩而運道尤宜保全彼撫按二臣原疏述
泗民之言謂有欲濬施家溝者有欲開周家橋者有欲弛
張福口堤者不過備陳民間之策以俟決擇未敢以周橋
為必不可開也及部復奉 旨會勘總漕總河二院俱劄職
會同中河郎中及徐穎揚三道虛心博訪從長酌議隨據
高郵州通學生員張行中等耆老陳雷等呈狀二紙參酌
鄙見一詳總漕御史一送巡鹽御史中間條陳宣洩泗水
與周橋不可開狀甚悉請臣回示咸謂事在商議未敢持
為必然之畫而總河則以職言為有見職謂衆論異同事

必中止近接邸報工科一疏意專在周橋又見鳳陽道府等官畫圖貼說旦夕即開周橋職為此大懼敬三薰三沐披肝瀝膽為我

皇上直陳之夫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特堰迤北而橋迤南者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淮也特堰地稍低而橋地稍高者也使周橋可開則堰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此非職臆說也庚午歲高堰常決矣淮水盡由堰而東矣於黃河亦躡淮後徑趨大間口破黃浦口入射陽湖而清

口遂淤海口幾為平陸夫周橋距堰不過四五十步耳黃
既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而趨周橋乎竊恐淮退
一尺則黃進一尺淮退一丈則黃進一丈黃既侵淮而入
淮必不能敵黃而出如是而清口有不淤運道有不阻者
未之有也難職者曰吾所開周橋者不過因見有河形開
濬之以洩淮有餘之水而清口自若也奚至於此職答之
曰使水而人也則將諮之曰汝勢十分吾借汝三分而入
湖汝仍挾七分并黃而入海彼且唯唯聽命夫奚不可不
知水非人也就下其性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况周

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得再開之濶十大矣深一大五尺矣是明導之以建甌之勢矣彼得其勢則其流必急流急則浩浩滔天一瀉千里夫誰得而禁之此其禍近在三年之外遠不出五年之外故謂周橋之開而謂淮不盡東也謂淮盡東而黃不復躡也皆必無之理也職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其一也猶未也夫淮出清口也是併黃入海而以海為壑也若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矣夫高寶之湖受天長六合二十四塘并諸山溪之水毋論伏秋即四時滿望連天已不可支所恃一線湖堤為之保障

故運道賴以無虞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
之容受有限勢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夫伏
秋湖漲堤傾猶有消涸之期故補築之功可就使淮與湖
連則無時不滿無日不漲萬一隄防有壞將何所措手而
築之乎竊恐舊壞者難修新壞者相踵而運必從此大壞
也難職者又曰淮為湖之上流而江則湖之下流也吾引
淮之水入湖汝復引湖之水入江奚至漲決如此職答之
曰使湖之水入江誠猶淮之入湖也則悉淮而注之湖
奚不可不知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

外即高寶興鹽通泰江都七州縣之民產也彼其地形窪
下與江面不甚低昂每遇海嘯江湖倒灌逆湧民田四百
餘里皆為淹沒故今通江之路見有芒稻白塔二河與辰
儀二閘其餘減水小閘入江海者共二十八座晝夜宣洩
而湖水不見大消如去秋淳家灣清水潭二決凡百餘丈
而堤內堤外水勢半停至決口已合而堤外田廬水尚深
三四尺不等此湖水入江之難之明驗也使復溢之以淮
源源不竭則高寶七州縣之地有不胥而為沼乎故職所
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又其一也雖然此特就職之所

屬河道言之耳若夫淮黃合流堪輿家為

祖陵合襟之水若周橋再開一大口則淮口反跳 王氣有

傷總河詳哉且言之矣職不敢援引附會以求勝其說竊

恐堪輿之言萬一不誣則首事諸臣又不得不任其責此

又職之所大恐也然則泗水將聽其停積而不為之所乎

職則以淮有故道清口是也但清口黃淮交會而黃之勢

常強於淮故清口易淤總河慮其淤也隄張福口以束之

但借淮刷黃之意勝而隄之築太長故出口路窄淮不

漸高今總河願裁二百丈又於張福隄極窪處加濬謂黃

韶口王簡口者建減水閘二大座黃漲則下板以遏黃之
內侵淮漲則起板以縱淮之外出黃淮並漲則堅守數日
俟其消而節宣之如此而淮水有不漸消泗民有不漸復
其業者職不信也夫十五年前高堰屹然矣周橋宴然
矣時張福口未隄而泗人未嘗困於水則清口之能洩水
也明甚又奚必舍此而他求也哉周橋之開總河以為不
可職以為不可即撫按二臣亦未敢毅然以為可職河官
也河官重務奉

勅准職具奏非出位沽名者比惟

皇上矜其愚慙而 賜裁度焉則漕河幸甚地方幸甚

保堤復塘疏

南京工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朱維藩 奏為高寶湖堤
難支守臣條議有據懇乞

聖明亟 勅當事之臣修復

祖制毋惑群言以保運道以奠民生事臣切維 國家安攘
大計則歲漕溷矣而所由以達于京師則河道先焉淮揚
兩府道所必經頻年治水勞費甚鉅除淮泗之水已經
有 明旨特遣科臣會勘諒有石畫無容別議外惟夫

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
水衆湖聯絡滙為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
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
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所以病國也邇年以來治河者但
知築堤為要是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夫堤工
之版築不堅風雨之淋卸無已堤上之土又反為填河之
害矣如是則內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
之央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焉能禦哉去秋高郵清
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為沮洳

之場矣補葺未幾又復報決則今萬曆二十年之農事亦且缺望而不可為矣比聞漕渠之水亦漸艱澁焉當此不已則將置東土之生齒版圖于若棄而

祖宗數百年以來之運道亦可轉徙而之他哉然則二湖堤之關係先臣宋濂謂隄防一決千里為壑誠屹屹乎金湯而其在今日之勢亦岌岌乎危矣臣昨以給由赴京往來此地因而詢該府之士夫及鄉土河濱之耆老僉曰此無俟多言但考之古人之成跡耳夫此二湖者雖極浩蕩尤善泛濫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

納前人開設運道蓋嘗慮及此矣為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先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之來也必有所歸而後不為害往萬曆十五年間臣初抵任即當水患業嘗具奏請疏鹽河疏海口皆為水之下流計也查得上湖之東在上河者北可入海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河者則有滕隴喻口尤為入海要路非漫說者已蒙該部議覆通行河道衙門如法疏濬此誠廟堂經久之善慮亦良遘也又聞委有專官督理泃有額定錢糧畢竟此河有開有不開者臣誠不知其故或者有所窒礙而難行乎且彼時河

漕撫按諸臣已分為三工矣而前項工程又何為既作而復輟也尤有要者欲其容蓄又當預復其翕受之所何也水之至也必有所容而後不橫溢查得該郡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甸城之二塘緣茲二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納之處原設石閘確有定制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漕可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誠大利也夫何嘉靖年間遂為奸臣仇鸞竊佃計所升科歲止七百兩耳夫以七百兩之稅視三州九縣之民生為孰多百

家享無窮之利而使數萬生靈受無窮之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也臣聞該府士民亦嘗建議上司已經允行而卒不聞修復者則以今之占據者皆衙門之胥徒也是以雖嘗往勘不免報罷此必非良有司耳胡不畏乎公議而反見怵于私人也夫此二者臣於復任之始亦欲具奏第以耳目雖有所及足跡未能遍經展轉躊躇又忽兩月頃見揚州府新任知府吳秀河防一議犁然有當于臣心又接南河郎中黃曰謹一揭其喻言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又惕然其有省蓋言譚河非易必有專職者斯有的

見有專責者斯能成功非可嘗試而漫為之也夫地方之事專職無過于守臣矣欲責成功亦必先于守臣矣今其議俱列主張而督責之者不有在手臣叨署工垣河道乃其職掌維揚近在肘腋有所知見而不為之昌言于朝以明其是以期其成則亦自負其職有愧于河臣之見多矣况天下雖多肩鉅之臣而亦未必無首鼠之類美言而法以數十人贊之而難成以一夫橫意而即敗者亦多也尤望我

皇上軫念歲漕重計關

宗社之安危生齒繁育係 國家之命脉又况頻年旱澇之
災元氣未復東南民竈之區正課難免乞 勅下該部再
加議覆如果臣言不謬通行河漕衙門逐一踏勘毋惑群
言如復淺政以疏積土復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循而
舉之似可無難惟濬下流并復五塘二議尤為喫緊要見
前歲議濬之時承委官員因何不行通濬用過錢糧見今
有無存貯先年所議三工因何日久未完至于五塘之設
原係何人侵占曾否題 請今係何人獲利應否追奪其
既毀閘碇作何修復務俾該府惠民實心可以展布維揚

數年積害可以即除則國計長保無虞民生亦獲永奠
矣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

南河志卷之三終